

# 我们的故乡

章宪法

胡大平先生来电，问询有没有收到寄来的新书。我说，我在外地呢。“外地”这个概念，内涵极大，外延极宽——这不合逻辑，却又是事实，因为“外地”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。

大平的散文集《剪断脐带的夜晚》，就是在“外地”写的，他长年在江苏谋生。这本散文集以“剪断脐带”为核心隐喻，书写着成长、告别、和解与归乡的人生修行，于细碎日常中拆解亲情羁绊，于乡土烟火中探寻生命本真。

大平是我的同乡，也是我欣赏的一位本土作家，颇具才子气：他的文字，就是农民工搅拌的混凝土，着色平淡，裹沙带石，最终凝结出钢一般的固态。这本《剪断脐带的夜晚》，仍以温柔质朴的笔触、深沉通透的人生体悟，将乡土风物、至亲温情、生命觉醒，揉进寻常烟火里，让读者在字里行间，看见故土的温柔、岁月的厚重，读懂乡土如何根植于心。

我们的故乡皖江北岸，这里濒江怀湖，岗丘相冲。数百年乃至千余年前，先祖筚路蓝缕，瓦灶绳床，在这块土地上开基立业，宗谱上常用到一个词：“卜居于此。”其实，哪有什么“卜居”——如角马穿过大漠，群雁振翅在碧空，只为寻找一方生存的土地。再也走不动了，这个流浪的最后一站，就是所谓“故乡”。

《乡土中国》中，费孝通先生阐述了人与土地的必然联系，亦即人与土地的不可割裂。传统社会的悲哀正在这里：土地养育人民，人民植根土地，世世代代，他们只有“家乡”，极少有“故乡”。现代社会打破了这种格局，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离开故土，陆续，纷纷。

我的故乡，如今只剩下我的父母。他们种一点苞谷，种一点果蔬，它们紧紧地扎根土地，又拼命地顺竿而上，攀登天空。我回去的时候，母亲要摘一颗葫芦，让我带走。那时，那颗葫芦风嫩，正一手抓在藤蔓上。我看了这颗葫芦很

久。我说：不要摘。

我时常想到这颗葫芦：它仰望天空，紧抓藤蔓，模糊的背景就是岗丘起伏的故乡。这都为什么呢？不知为什么。胡大平也遇到了这个问题，他在书中深情地回望祖母、母亲等乡村女性，她们一辈子劳作于乡土，接生、育人，一双温柔的双手承接新生、剪断脐带、系住烟火。打结的脐带是生命的开端，也是亲情的传承。“脐带”赋予了故乡深刻的隐义，脐带困住自我的执念，依附过往的羁绊，捆绑半生的人情束缚。剪断脐带，从来就不是割裂亲情、背弃故土，而是一场自我觉醒与体面成长。从剪断脐带开始，人生便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。

离开故乡，同样如此。有人金榜题名，带着荣光与故乡作别。但是，更多的是戴着月色与晨曦，暗淡中迈向企盼的城市，然后瓦刀的清脆声响起，小摊贩的叫卖声嘹亮。如果不是为了让故去的亲人免于失望，他们都抽不出整天整天的时间。毕竟，故乡的泥土中，埋葬了先人多年的风中企盼。

杜甫饥寒而悯人饥寒，白居易饱暖而悯人饥寒。我们，只是发现心灵上有一只摘不下的葫芦，它吊在欲青欲黄的藤蔓上，不稳，也不曾坠落。

# 琴声

白海燕

才搬进小区的时候，每次黄昏，从一栋楼经过，总会听到琴声。

你常驻足聆听，猜想是怎样一双手在拨动琴键。一个年轻的少妇？一个音乐教师？一个高中生？你虽不懂音乐，但钢琴水一般的音质，总有洗耳之效。一天下来，看到的多是忙碌之态，听到的多是市俗之音，难得在这里，感受到一种别样的美好。

你被引领着，神驰优雅之境。你感激，楼上的一扇窗户后面的那一双看不见的手。你和那个从没谋面的琴凳上的人，默默呼应。

她不知楼下有你，你却心中有她——你用了这个“她”，是因为，你更多确信，那是一双修长洁白的一双女性的手。甚至，你想象她是穿了白色的长裙，有着及腰的长发。

有时，你想知道是谁，但更多时，你也不希望知道真是谁。琴声如梦，你愿意躺在里面。很少有梦被具象化时不失望的——经验告诉你。

你就这样一次次经过，一次次驻足聆听，像经过小区里的那些开花的树一样，由着听觉里的花儿绽放。这成了你的一种秘密的快乐，不曾与人分享。

有一天你读到一首诗，有个句子触动了你——一栋楼像架竖琴，任我拨动。当你站在黄昏里，听那高处飘下的琴声，那栋楼何曾不像一架竖琴？真豪阔的句子啊。

可是，这竖琴却一度哑了。有两年，你再也听不到琴声。起先，你为这缺失不安，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那个人跟你没有现实的关系，但是，在聆听了那么多次琴声之后，你怎能说和她没有关系呢？就像被灯光照了之后，灯和你没有关系吗？

后来，再经过一栋的时候，你甚至渐渐忘了那些黄昏，忘了那曾给予你无限想象的琴声，忘了那琴声悠扬里被赋予美好形象的一个人。就像忘了一棵被移走的花树。

# 神仙都喜欢住在山里

谢光明



合家欢 汤青摄

皖南山区，开门见山。今年清明节回乡扫墓，看见发小老五腰系柴刀，肩挎水壶，去阴公尖采野茶，随即跟他一同去爬山。老五有个怪特点，从不喝店里买的饮料，他说喝不惯，没家里的水好喝。去县城办事买东西，他都挑着扁担背着水壶，看起来土里土气，像是左手仗剑右手酒壶的吕洞宾。

阴公尖地图上标记海拔958.9米，村里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上去过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有人在山上种椴木香菇，踩出一条盘旋向上的羊肠小道。后来种香菇的人走了，那条路又被草木掩盖。晴天时，阴公尖青幽幽地横在天空，轮廓分明，像一个沉默的巨人，威严，高不可攀，不可冒犯。阴天时，云雾缠在

半山腰，神秘秘密。冬天，雪线像潮水一样上下起伏，宛如仙境。

小时候唱罗大佑的《童年》：“没有人能告诉我，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……”我认为山里是肯定住着神仙的。《西游记》里的神仙几乎都离不开山，菩提祖师住在西牛贺洲的灵台方寸山。孙悟空漂洋过海去学艺。镇元大仙住在万寿山五庄观，他的人参果树赫赫有名。二郎神住在灌江口，没事就带着哮天犬在山里打猎。村里许多老人都说，阴公尖上住着一位叫“茶花娘娘”的女神仙，他们亲眼看见过，说茶花娘娘长得漂漂亮亮，身上全是盛开的山茶花，红红绿绿的。每当我走进家乡的树林，总是在心里反复演练遇见茶花娘娘时怎样跟她说话。

其实早在二十岁那年，我和老

五就去过阴公尖山顶。那时候我们想爬到山顶去证明自己已经长大。记得出发时背着午饭和水壶，沿着时隐时现的小路朝上攀爬。荆棘划破裤腿，石砾钻进鞋子，汗水蜇得眼睛睁不开，跟着我们的几个女孩子走到一半爬不动，半途而废，只有我和老五最终爬到山顶。当我们两站在顶峰的石头上，身体不由自主发抖，不是因为肌肉酸痛，是到达山顶的激动。我们一边大声高呼“阴公尖我来了”，一边俯视山下，那一刻，我们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

一路上我和老五又聊起往事，聊起茶花娘娘。老五说他没看见过茶花娘娘，也许传说是假的，但是他愿意相信是真的，只是没遇见。上山的路依旧十分艰难，鸟兽的踪迹倒是不少，时不时听到麂子在树林里虚张声势的吼叫。好不容易到了山顶，我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双腿发酸，发软，发抖，累得不想动。老五叉着腰，一会俯视山脚，一会仰视天空。他的目光在云层里穿梭，就像在同学聚会上寻找他的同桌。他说他认识一朵云，那朵云应该还没经过。我闭上眼睛，身边的野花执着有序地开，云朵随意散漫地飘，蝴蝶不紧不慢地扇着时间。我忽然明白老五为什么一直待在山区不去大城市，这些我不认识的草木，和天上陌生的云朵，都是他的朋友，他并不孤单。

老五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我们的小村庄，他的妻子跟着他上山下田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。人和山在一起，就是“仙”，在我眼里，老五就是神仙。吃的是山泉水，呼吸的是松柏香，听的是鸟叫虫鸣，看的是云来雾去。日子久了，心和山长在了一起，自然而然就有了几分仙气，精神比城里许多年轻人还好。他说：“山里的空气养人。”我羡慕老五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。住在山里，离尘嚣远些，离本心就近些，心安定，活得通透，这不是神仙又是什么？

